



DREAM WEAVER

梦的编织者

文 + 肖剑 图 + Femke van Gemert

没有人能够猜到下一步芬克·凡·格默克 (Femke Van Gemert) 要做什么。她埋头在针线、织物和饰品之中，编结、缝制、编织，然后环顾四周，再仰头若有所思，仿佛连空气都能成为创作的灵感。

“她开始逐渐意识到大量制造出来的织物，都被丢弃在世界各地。所以她改变了自己接近织物的方式。每一块织物都曾经被制造、设计、穿戴以及使用过。所以每一块都有它的故事……对于她而言，任务就是重组这些废弃的和被消费过的旧物，然后制造出新的意义和心境。”

这个早年在时尚圈混迹和打拼的人，厌倦了人与物之间的淡薄和随意，开始用重复使用的方式，让这种联系变得深厚起来。她接受定制，包括家装和织物，但是顾客们需要提供自己不要了的，破旧的衣服或是室内家装织品。

芬克·凡·格默克让人们去面对物的不完美和老化，并且去珍视它。她说，给她影响最深的是日本的侘寂哲学 (Wabi-Sabi Philosophy) ①，虽然完美的东西很炫目，但不完美比完美有趣多了。

就像一个梦吃者，突然找到了出口。芬克的转向显然让她的人生和内心陡然丰富了起来。在2011年的作品《石灰化》中，一整面墙被织物的褶皱代替。她是看着茶壶上堆积起来的石灰石，临近河边那些石头和岩石上的石灰层，还有堆叠起来的贝壳找到灵感的。东方的侘寂美学让芬克建立起对物的审美方式，西方的再利用发展态度重塑了她的价值观。于是芬克得以摆脱繁冗的物质束缚，在与物展开的长久关系中秉持一种清淡和漂浮。

比如芬克的“冥界之神住在楼上”系列里，在通往楼梯的墙面上，织物的颜色从白至黑不断地向上延伸。在芬克的想象中，“楼上就是卧室，是人们睡觉的地方，是他们做噩梦和美梦的地方。当人们醒着的时候，人生似乎很沉重，在夜晚问题似乎更加严重了。思考也就此停止，但也让人们同时经历在醒着的时候不会有的潜意识。”

而在泰国结束了一场丛林之旅之后，芬克拥有了寻找茂盛植物的渴望。在荷兰总是无法找到这样旺盛的自然，那里的森林总是有很多的小径、标志和人群。所以她以此为灵感的织物是茂密、浓厚而且闪着绿色光泽的。

还有那些用破旧的起了毛球的衣服碎片折叠起来的织物，高低不平，皱皱地就像老去的皮肤。芬克把它称为“老去”系列。而在荷兰海牙的私人住宅里，大红色的织物色泽就像鲜血，跳跃极了，它象征着会让鲜血滞流的激动、愤怒和激情等情绪，是用主人家小孩子的围裙和蕾丝帽做成的。黑色也一直是芬克常用以及普用的元素，比如黑色的裙子被简单地编结，形成了一种颜色渐进的织物：从浓密的黑直至透明。在芬克理解中，黑色有着许多隐喻：时尚界的宠儿，消极的经济新闻，正统的信仰者，还有那些在被破坏的自然中生存的动物们。

对着褪了颜色的，古旧的，或是再循环使用的织物，不断地让芬克想起画中的景色。她以“遗产”为主题设计了一系列迷你型的家装。以画之名，芬克在脑海中走遍了全世界。这个只与旧物打交道的艺术家，在访谈中淡淡地说：“我并不会提前做好很多准备，我有了想法，就去实践它。”这大概就是对于“不完美”的最佳实践了。

①侘寂哲学 (Wabi-Sabi Philosophy)

一种不刻意突出装饰和外表，强调事物质朴的内在，并且能够经历时间考验的本质的美，指日本的独有美学，“侘寂”的原意是简陋，在禅宗中安于简陋，被认为是一种美德。







与芬克·凡·格默克的对话



MIND: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日本的侘寂哲学并受到它的启发的? 是否有一些特别的时刻让你可以在创作过程中肯定它的重要性呢?

芬克: 我看了一本由李欧纳·卡仁 (Leonard Koren) 写的《Wabi-Sabi: 给设计者、生活家的日式美学基础》。这是我的一个建筑师的朋友, 在看了我的作品之后推荐给我的。距离现在已经有6年了。当时我突然发现自己所想的的东西被写了出来, 还有一些对被抛弃的和使用过的织物的感受。如果我确定了自己要创造的东西, 我会再读一遍书中某一章, 让整个过程自由地按照它的方式发展, 而不是自编自导。

MIND: 你是怎样理解侘寂哲学的呢?

芬克: 持续地认识到真理来自于对自然的观察之中。认识到所有事物都是暂时的和不完美的。美丽也可以来自于丑陋和腐朽。从物质的角度来看, 这是一种尊重朴素的材质, 以及不去试图让事物变得完美的理论。因为这本来就是无用的以及不真实的。所有的事物以及活的物体, 都不断持续地开始或是在消融的状态中。

MIND: 在我看来, 侘寂哲学是一种东方式地看待世界的方式。我们也可以看到你的艺术作品有着再循环、可持续等理念, 对于我而言, 这是一种西方式的对待环境的方式。我们想知道你是如何处理这两种理念的呢?

芬克: 对我而言它们并不是两种理念。我读了这本书之后, 就开始去找和读更多的关于侘寂的东西。它和我想用一些早已存在的的东西制造新的东西的想法不谋而合。我应该去尊重和珍惜材质原本的样子。然后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世界上东西太多了! 太多太多的东西被设计、制造, 然后运送到世界各地但又很快被抛弃, 制造了非常多的浪费。织物或是衣服, 还有像科技配件, 电脑, 汽车以及食物。再循环、再使用是更加尊重它, 让地球逃避耗尽的厄运。有点恐怖的是, 当世界人口开始增多, 消费主义也开始增长。比如说所有的土地和水现在都用来制造棉花, 但是难道我们不需要在未来培育更多的食物吗? 一千斤棉花所需要的人力是巨大的。去用一片已经使用过的棉花再进行创造, 最终目的是为了尊重这里面的人力、土地、河流、油、还有染料等。我在印度看到过用当地的泥土制造而成的酸奶杯。他们并不会烘烤杯子。如果印度人吃完了酸奶, 就把空杯扔在地上, 杯子就变成了泥土, 它变成了酸奶小贩摊前的人行道。如果我们都能这样创造事物, 那么我们就不会因为自己的所需而给地球留下印记。我希望能时刻注意到这一点。织物会随着时间而褪色, 我很喜欢!

MIND: 你是如何将物与某种思考联系起来的呢?

芬克: 我总是单纯地关注素材本身, 和颜色与触感有关。不管是一件Gucci裙子还是H&M的T恤, 在我的手里它们可能都只是黑色的棉质的织物。它们从地位、价值、品牌或者风格的喜爱中降下来。所有这些情绪化的, 形象工程式的价值都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附加给它们的。我喜欢将它们降到“尘归尘, 土归土”的境界。

MIND: 你希望人们如何对待你的织物呢?

芬克: 我希望能让人们自己去感受联系。因为即使是我将一些用过的织物降成简单的色彩和素材, 也不可能把它们的文化和个人意义给去除。我给予作品名字, 就暴露了我的联想。但是我不想去引导人们的想法。不过我确实希望, 每一个观者, 无论他们喜欢与否, 都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所住的世界有多少的织物浪费。那些织物可能有一天会腐烂。如果它因为接触到光线而改变了颜色, 或者是丝绸随着时间腐朽, 那就任由它们吧。我当然希望人们能喜欢我的作品, 爱并且买它们。

MIND: 你是如何看待人和物的?

芬克: 爱恨交加的关系。彻底的迷恋会造成过后彻底的冷淡。我们的转变多么奇怪, 从“我现在好想要它”到“该死的, 我太讨厌这个又老又丑又不时尚又无聊的东西了”。但是我也常常这么干。

MIND: 在侘寂哲学中, 物会因为不完美或是因为历史痕迹变得非常珍贵。在你的创作中, 古着材料以及衣服常常被用到。你怎么样看待这些概念, 不完美的旧物或是古董品?

芬克: 我会把它们看成是应该珍视的东西。不完美比完美有趣多了。一张有伤痕的脸, 崭新车上的划痕, 会让其余的部分看上去更加美。随着时间老去或是腐朽, 会更加丰富表面与材料。我不喜欢那种光滑闪亮却不能老得很美的东西, 比如数码手机。但是一张木头桌子就有可能随着时间越来越美。它的颜色在变化, 变得更加光滑或是深刻。这是一种人不能控制的过程。那是时间流逝、光还有使用的方式造就了木头桌子的样子和触感。这种不能控制的, 无法去引导物品最后样子的状态让我觉得很自由。

对我而言, 只用旧的, 使用过的, 有磨损的材料, 是极富灵感的过程。也许使用这些再循环的东西来进行创作的可能性是具有局限性的, 但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挑战和面对。“就是这个了, 只有这个可以用来创作”。被使用过的织物有很多的故事和历史。织物曾接触过我们的皮肤, 吸收我们的情绪, 接触我们的身体。被使用过的织物也同样承载着一些关于颜色、图案或是特定技能。对于我想展示的抽象作品, 它里面的“内容”已经够多了。因为我在最后创作的时候会尊重这些内容。

MIND: 你在北京设计周上有一个项目叫“做梦”。你是如何有这个想法的?

芬克: 我是从一个博物馆工作室里找到这些残留的蕾丝的。就是各种碎片, 小的, 大的, 非常老的, 和很新的白色蕾丝。我脑海里就立刻联想到, 出生、洗礼还有现在的女性, 17世纪的富人, 新娘, 还有纯洁处女。然后我想如果这些蕾丝是黑色的, 我又会想到些什么。我想到性、诱惑、昂贵、权利还有黑暗。于是我就决定把一半的它们染成黑色, 让那些联想因为颜色的不同而区别开来。五种不同的层次就是五种不同的蕾丝可以呈现的方式, 比如说在一个方形的构建中, 像爆炸的状态或是瀑布。然后也让人们想到衣物。但同时也保留着一些文化意义。

MIND: 你是如何看待美的?

芬克: 美是令人惊叹的, 也是可怕的。去定义什么是美会发生很多压力、不适还有不悦。纯洁无暇的美丽是令人惊讶的。但我也遇到过不符合标准美的东西更加地让人惊叹, 不会随着时间而消逝。美对我来说就是一些不违背生命轨迹的东西。就像一张脸上有着不完美的牙齿, 或者是褪色的牛仔裤, 都是美的。就像树木会变老, 进化。旧物对我而言是美的。就像一棵植物生长成你未预料的样子, 或者是并没有如你所愿地开花。如果你可以这样的话, 那么有一天它会以你所不知的样子开出硕大的花朵说不定。对我而言, 美就是有改变的空间和进化, 而不是静止不动。惊奇之美和非直接的变化对我而言意义重大。

也许这对我而言也是个不间断的学习过程。不要对自己的人生下太多定义, 给出过多的意见。但是总是为它留出因外界因素可能发生变化的可能, 更加随性, 也不要相信自己已经知道它的样子了。